

揭开 内幕

王学仁 著

刘晓庆到底冤不冤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刘晓庆到底冤不冤——揭开内幕 / 王学仁著.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4

ISBN 7 - 80616 - 869 - 9

I . 刘... II . 王... III .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12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5799 号

刘晓庆到底冤不冤——揭开内幕



作 者——王学仁

特约编辑——乐惟清

封面设计——双 对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3.25

字 数——32 万

插 页——18

版 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616 - 869 - 9/1 · 311

定 价——27.00 元

目 录

序	章	留下重重疑谜	(1)
第 一 章		寻找刘晓庆的行踪	(1)
第 二 章		查到大明星的财产	(8)
第 三 章		不缺爱情的影后	(15)
第 四 章		夜惊香港街头	(22)
第 五 章		原子弹下的唯一生命	(31)
第 六 章		心寒 50 万元松茸款	(38)
第 七 章		起诉刘晓庆	(45)
第 八 章		诉讼案中有案	(54)
第 九 章		较量中的狡诈	(62)
第 十 章		直扑刘晓庆	(69)
第 十 一 章		留下法院传票	(75)
第 十 二 章		向最高法院提起再审	(84)
第 十 三 章		轶梅急飞北京	(93)
第 十 四 章		封上刘晓庆的家门	(103)
第 十 五 章		法官强行入室	(111)
第 十 六 章		刘晓庆威胁女记者?	(120)
第 十 七 章		伍卫国的担心	(131)
第 十 八 章		要抓就抓我刘晓庆	(140)
第 十 九 章		第二次见法官	(150)
第 二 十 章		故弄玄虚的报道	(160)
第 二 十 一 章		承诺交上房产	(174)
第 二 十 二 章		影视界的大腕	(184)



第二十三章	流下串串悲泪	(194)
第二十四章	老人不能安生	(205)
第二十五章	严重失实的报道	(214)
第二十六章	最高税务官递上报纸	(222)
第二十七章	成都记者成被告	(234)
第二十八章	法官审案到北京	(245)
第二十九章	名誉权案的走向	(254)
第三十章	曹星大律师的分析	(264)
第三十一章	花钱请了个叛徒	(272)
第三十二章	被告向刘晓庆致歉	(282)
第三十三章	暮色中伍卫国念经	(290)
第三十四章	家破值万贯	(298)
第三十五章	执行员察看搬家	(306)
第三十六章	谁会拿父亲来撒谎	(316)
第三十七章	严跃新是最大的老赖	(325)
第三十八章	不是老赖是无奈	(334)
第三十九章	刘晓庆到底冤不冤	(343)
第四十章	李虹夜见拍卖师	(354)
第四十一章	力陈三个不公	(363)
第四十二章	不顺就不为孝	(372)
第四十三章	拍卖之前的密信	(382)
第四十四章	刘晓庆房产易主	(392)
第四十五章	法警穿上法官服	(401)
第四十六章	谁在假冒中纪委	(408)



第一章

寻找刘晓庆的行踪

1999年10月21日下午4点多钟，在四川省成都市的各家单位里，已到了临近下班的时分。

此时，借址于成都市东城根上街133号8楼的四川省成都进出口公司，在员工月月减少、债务日日增多的萧条之中，原先多达30多人的6间办公室里，如今只剩下8人留守，一副败落的处境。

清淡之中，总经理严跃新推开了办公桌上的杂乱事务，起身拿过当日的一份《成都晚报》，随手翻看起来。

突然，他那掩在厚厚镜片里的双眼，在报纸上有关刘晓庆赴四川德阳，参加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50周年大型综艺晚会的一段文字间明亮起来。放下报纸，他马上拨出了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的电话号码，一听正是要找的执行人、二级警司包彬，招呼了一声后，急忙说：“我刚看了晚报，这一次刘晓庆去德阳演出，《成都晚报》记者采访她，问：你曾经是亿万富姐，这么些年过去了，而且你的官司不断，你是不是亿万富姐？刘晓庆回答，以前我是亿万富姐儿，现在我依然还是亿万富姐儿……”

“我也正要找你，《成都晚报》的这篇报道我也看到了。既然刘晓庆这么有钱，还你们这笔债务，区区50万元是没有问题的，那就马上强制执行。”执行人包彬打断了严跃新总经理的话，讲出了执法的安排。



听得包彬这么一说,严跃新顿时开怀大笑,接上话:“刘晓庆冒富嘛,你有钱嘛,有钱在口袋里,那就让她还钱来。”

电话里,两个人来来回回地讲了一番,执行员包彬定下了第三天就去北京,对刘晓庆强制执行 50 万元债务。可是,看了一眼报纸,严跃新总经理却有些顾虑,不由提出:“后天就去北京?刘晓庆她正在四川……”

对严跃新总经理的提醒,执行员包彬不改原意,当即解释:“没关系,刘晓庆她总要回北京的,我们归我们去,在北京可以等她。”

法官动身去北京,应公司的申请将强制执行刘晓庆……放下电话听筒,仰靠椅背,想到一夜之后的那种即将到来的情态,作为身缠巨额债务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严跃新总经理承受重压的肩头,似乎有了几份轻松。

第二天上午 10 点多钟,《成都商报》政法新闻记者邓凯进了成都中院的大楼,在 606 室执行庭的大屋子里见到了包彬,随口问:“你们什么时候去北京执行刘晓庆的案子?”

指指手边厚厚的案卷,执行员包彬如实回答:“明天下午就要走,去北京执行,我们几个人的机票都买好了。”

执行庭的人明天下午就走!邓凯顿时陷入兴奋之中。他是一个很有新闻敏感的人,1998 年 7 月刚刚从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进了《成都商报》,极想干出点引起外界惊动的事来。一听成都中院执行庭的人隔日就要去北京,强制执行刘晓庆的 50 万元债务,他马上抓起执行员包彬桌上的电话听筒,拨出报社的号码,向副总编陈舒平做了急报,三言两语定下随执行员和法官同去北京,跟踪报道强制执行刘晓庆的特大新闻事件。

接着,回过头来他又向执行员包彬问了问案情,随后提出:“这事明天我们就见报,我想马上采访一下强制执行申请人成都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严跃新,你帮我联系一下。”



“好嘛,我给他打电话。”执行员包彬当即答应下来,在电话中对严跃新总经理说:“我们去北京强制执行刘晓庆的债务,希望你能配合这一次执行,对外宣传宣传,商报的记者邓凯要采访你,你尽快来一下。”

人还未去北京,记者却已找上门来,严跃新总经理觉得宣传这个案子,在全国法院执行年当中,配合成都中院执行是件好事,而且中院的法官们可以很风光,就马上答应了下来。午后2时,在成都中院斜对面的茶房里,严跃新总经理与记者邓凯悄悄地坐在桌前,围绕这场诉讼、判决和执行谈开了。

随后,他们步履匆匆,但有说有笑地来到了挂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大铜字的花岗石墙前。商量了一下,按照记者的意思,严跃新总经理像那些蒙冤多年的告状人似的,双手前举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由摄影记者陈黎林拍下了以“严跃新:还我钱来”为题的照片。

当夜,《成都商报》围绕记者邓凯写下的文字,上下几番奔忙,发稿组版,以最大号的字体做出标题《亿万富姐欠下50万元一再不还,债主申请强制执行——刘晓庆赖账五年今还债》,将严跃新总经理透露的此事始末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的判决内容在头版上作出了长篇报道。并且,夜班编辑还将从严跃新总经理处拿来的一张印有以刘晓庆侧面简笔画为注册商标的李红伟的名片,裁割后将英文的一面制版印在了这篇报道的中央,使得此文格外显眼。

1999年10月23日上午,这一期的《成都商报》在报摊上一露面,顷刻被读者买光。随即版面上“今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5位法官将乘飞机北上,到北京执行欠账50万元的亿万富姐刘晓庆”,“市中级法院5位法官到京后会径直找到刘晓庆,让她自动履行法院判决的义务。如果仍拒不履行,法院将采取强制执行的方式,执行刘晓庆个人在京财产”



刘晓庆到底冤不冤

的消息，立刻飘浮在成都市民的眼前，震动和惊扰了各界人士。

竟有此事？刘晓庆赖账5年，直到中级法院要派出5位法官，专程去北京对其强制执行50万元，还是亿万富姐儿哪，这个大明星哟……

向来对报纸所载内容深信不疑的读者，在确认了没有对《成都商报》看花眼之后，无一不对版面上那张刘晓庆含笑的照片，投上鄙视、斥责的目光。

然而，这时候已身为此案被执行人的刘晓庆，却对成都中院的执法步骤和《成都商报》刊载的这一重大消息一无所知。前天深夜，她在德阳演出结束后，即登车急返成都，凌晨两点多钟才进了酒店，早上7点半钟，也就是《成都商报》正送往各家报摊的时候，刘晓庆和伍卫国、妹妹刘晓红，连同当年在四川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二班长王光友、三班长吕安珍夫妇，以及四川明鑫广告影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峙兵，坐上了成都人民商场派来的面包车，出城北行，前往九寨沟度假。

随着车轮的转动，刘晓庆不但离成都越来越远，而且距北京的路程也越来越长，可她尚无觉察的是法院对她的强制执行则越来越紧，正步步逼近。

下午1时20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黄用忠、执行员包彬，以及彭勇、王军4人，连同此案执行申请人成都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严跃新、《成都商报》记者邓凯一行6人，进了成都双流机场后，登上了同一架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北京。

此行北京，法院执行庭总共去了4人，而不是上午刚刚发行的《成都商报》版面上所写明的“5位法官”。那么，是不是记者邓凯误把与法官同机赴京的严跃新总经理也当成了法院执行庭的人了，而笔下出错，写成了“5位法官”？显然，《成都商报》竟然连赴京法官的人数都未弄准确就匆匆作出了报道，在



更加复杂的案情上,他们能够把握住是非曲直,依照事实真相予以客观公正的报道吗?

然而,与执行庭的法官们乘坐同一架飞机去北京,步步不离地报道对刘晓庆的强制执行,记者邓凯完全沉浸在一笔写下大案,页页留存功名的激奋当中,与邻座的严跃新总经理说说笑笑之间,随班机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

进城踏进国安宾馆的大堂,登记后邓凯和严跃新住进了一间客房。而后,他们推开了相邻的法官所住的房门,细商起具体执行的方案。围绕严跃新总经理向法官们提供的被执行人刘晓庆,以及四川刘晓庆投资发展公司的概况,经过半个小时的研究,黄用忠副庭长最后决定,明天几个人分头行动:包彬负责查刘晓庆北京总公司的地址,并调查她在北京的私人财产;彭勇、王军到亚运村查询刘晓庆在北京的房产;黄用忠负责联系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必要时请北京法官协助执行。

夜灯初亮,执行员包彬坦言表示:“找到刘晓庆后,我们首先将按程序请她自觉履行法院判决,否则我们将依法强制执行。如果找不到刘晓庆,我们将在北京当地公告她,并执行她在北京的财产。”

黄用忠副庭长接过话来,对记者邓凯说:“不管刘晓庆是亿万富姐也好,是大明星也好,是中国公民就有依法履行法院判决的义务。今年是执行年,成都市中院执行刘晓庆一案,是势在必行,也是有决心的。”

那么,对这场执行案,刘晓庆正在去九寨沟的途中,除了茂县、松藩等几个县城外,一路少见人迹,联络中断,得不到她的应答,作为第一被执行人四川刘晓庆投资发展公司的总经理、刘晓庆的妹夫靖军是怎么看的呢?

就在法官们从成都机场登上飞机之时,《成都商报》的另一位记者傅健打通了靖军的手机,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以《刘



晓庆公司称未欠钱》为题，就靖军所述写下了报道：1993年，成都进出口公司向刘晓庆公司借款50万元，1994年该公司还款时注明了“货款”二字。当时，他们以为事情已了，但到了1996年，成都进出口公司却以此告上法庭，要求刘晓庆公司退还50万元货款。

在法庭上，靖军也曾提出1993年成都进出口公司借款一事，但法院以过了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刘晓庆公司的反诉。靖军昨日称，此案他们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不久该案可能重新审理。对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他说执行与刘晓庆个人无关，因为当时刘晓庆并不是四川公司的法人代表。但究竟法人代表是谁，靖军却不愿透露。

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有什么不可对外透露的？营业执照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工商局登记注册的档案中清清楚楚地留着，有何故弄玄乎的呢？如此看来，正在成都参加电视节的靖军想澄清和辩解的内情都说了，而不向记者傅健透露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谁，显然是看了当日的《成都商报》以后，对这家报纸的采访有所提防、戒备和阻隔。

可是，他留下这一手，对整个事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抵京的第二天，上午9时执行员包彬和王军，以及记者邓凯出了国安宾馆，一个小时后来到了亚运村。他们根据一份传真件上留下的信箱号码，左问右寻，历经两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的楼前，找到了那扇将要推开迈入，进而强制执行的墨绿色大铁门。但此刻他们只是远远地注视了片刻，又四周看了看，便不动声色地撤走了。

回到国安宾馆，记者邓凯便将这一段过程详尽地写成报道，传回报社。《成都商报》随即予以编发，刊登在头版的醒目位置。找一个刘晓庆的公司地址，竟然到了亚运村那里还要用去两个多小时，从中可见法官的尽责和执行难到了何种程度！邓凯落笔行文，是不是想说明和证实这些？



其实,法官们到了北京,又进了亚运村,找到刘晓庆的公司地址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他们可以去派出所、居委会了解,可以去工商局、税务局、房管局调查,也可以向北京电影制片厂,以及首都各家报刊跑文艺线的记者打听,并且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靖军,问清楚公司落址在哪一方?可是,执行员包彬和王军,以及记者邓凯偏偏要一路私访,向那些站在街头的大妈,或匆匆路过的行人,打听刘晓庆公司在哪里?他们为什么要在星期日的上午,既费时又耗力地难为自己呢?

得知详情,上海清风律师事务所赵文广、周宣东律师不由作出分析,坦言指出:“包彬、王军和邓凯3个人,从成都来到北京,根本不必这么艰难地来寻找刘晓庆的公司地址。真如记者邓凯所言,那么他们这么做,如果不是办案前得闲之中的一种趣游,或者初到北京后的一种闲逛,否则就实在令人费解了。”



第二章

查到大明星的财产

果然，第二天上午 8 时 30 分，赶在周一上班的时间，执行员包彬和彭勇、王军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查阅并抄录下了于 1993 年 12 月 30 日登记，注册号为 911010500956-1 的北京晓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档案，一一查验了刘晓庆等投资人的身份证明、股东签名，将刘晓庆和他人共同投资的这两家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底细摸了个清清楚楚。

下午 2 时，他们又前往北京市朝阳区房地产管理局，在成箱的房产档案中，用了 1 个多小时查实了刘晓庆，以及由她所投资的公司的房产内情，为强制执行刘晓庆 50 万元，有待查封房产、冻结账户，作出了铺垫。

就在成都中院执行庭法官和执行员正在北京紧锣密鼓地调查刘晓庆的财产状态之时，刘晓庆和伍卫国已带着对九寨沟山姿秀丽、涧水清澈的印象，在 1992 年 10 月 24 日深夜回到了成都，住进华怡宾馆 504 房间。

刚刚坐下来，刘晓庆的手机便响起了妹夫靖军焦急的声音：“姐，《成都商报》登了两天了，说是成都中院的人到北京来强制执行 50 万元的案子了，还说你赖账 5 年不还什么的。那些文章写得太可怕了。”

细细地听完了靖军的急述，商量了几句，挂断电话后刘晓庆马上让陈峙兵去找《成都商报》。报纸取来后，几个人看完



了版面，一时无语。吕安珍走过来，担心地问：“晓庆，不会出什么大事吧？”

刘晓庆笑了笑，并不显沉重地答：“我看，没什么大事，报纸上不是登了吗？就是50万元的纠纷。安珍，你知道该我还的钱，不要说50万元，就是500万、5000万元我都痛痛快快地还，但不该我还的钱，我不会拿出来。”

想了想，刘晓庆扭头对伍卫国说：“成都法官已到了北京，这事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跑到北京去执行，法院怎么也不通知我？我们本来还要玩两天的，去看看成都的环保工程府南河，好好地休一次假，但这么一来，在成都我们不待了，明天就回北京，同法官取得联系。兵兵，你马上去买机票。”

重新安排好行程后，他们坐了下来，拉近几把椅子，4个人打完几圈扑克牌，方在一路旅途的困顿下，沉沉睡去。

第二天中午，刘晓庆应四川天巍集团董事长张世泉所邀，与伍卫国、刘晓红、吕安珍、陈峙兵坐进了岷山饭店2楼的包间。

放下酒杯后，谈完了拍摄广告的事后，张世泉董事长说：“晓庆，我看了昨天的《成都商报》，上面登了关于你的一些情况，法院去北京执行你的财产。我觉得法院这么做，对你影响很大，我跟《成都商报》的记者、总编关系很好，我给你说一下，保证把这事给你放平。我还有点事，先出去一下，3点钟我再回来。”说完后，他和董事长助理王朝治起身离去，随后给《成都商报》记者打去了电话。

刘晓庆正在成都！《成都商报》迅即派出记者，赶往岷山饭店。而就在此前，被《成都商报》所发的刘晓庆赖债不还，法官北上强制执行的报道闹得沸沸扬扬，正急于找到刘晓庆的《华西都市报》首席记者杜恩湖拨通了大明星的电话，一听刘晓庆正在岷山饭店，顿时大惊：“晓庆，今天不是让你在北京还债吗？你怎么跑到成都来了，你不是来躲债吧？”



“这是什么话！”刘晓庆一言回之，然后解释说：“我怎么也会到成都来躲债，我是去九寨沟度假，回北京路过成都。你怎么也像《成都商报》那样，尽在瞎猜、乱编啊。”

让刘晓庆说了一句，杜恩湖不再多讲什么，出门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岷山饭店。敲了敲包间的门，听到里面传出“请进”的声音后，他推门进去，扬扬手里的《成都商报》，直言问到：“晓庆，你到底欠了人家多少钱？你既是亿万富姐儿，为什么连 50 万元借款却不还，还弄得让法官赴京千里迢迢去强制执行？”

怎么造成了这么一种舆论导向？刘晓庆抬手把《成都商报》往边上一拨拉，讲出实情：“对这个案子，我不是很清楚，都是靖军和律师在那里办。律师始终认为 50 万元的纠纷与我无关，按照他们的法律见解，我可以告诉你四点。”

接着，刘晓庆想了想，然后侃侃而谈：“第一，四川刘晓庆公司发生的借款民事案，与我个人无任何法律关系。四川这家公司成立的始终，我个人从未参加过任何经营。因此，我个人不可能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第二，集团公司下属单位很多，经常都有诉讼纠纷，尽管他们的公司大都冠了‘刘晓庆’的名字，但他们都有各家公司的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并各自承担法律责任。第三，根据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四川这家公司所拖欠成都进出口公司 50 万元借款一案，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为败诉，并把我个人列为被执行人，我个人认为不妥。因为，我个人不是这个借款案的当事人，我既不是四川刘晓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此笔借款的经办人。他们发生借款事务时，我连一个字都没签过。因此，我真诚希望法院执行庭正视这个事实。第四，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法院是以事实为依据判决的。同时，我现在对此案保留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的权利。”



如果照刘晓庆所言来看待此案,这笔50万元的债务应当由谁来偿还,是不难得出判断的,但法院绝不会毫无依据地对刘晓庆强制执行,《成都商报》也不会捕风捉影地作出连续报道。首席记者杜恩湖不解地问:“成都中院的法官不是已去了北京,将要到你的公司强制执行吗?”

指指手机,刘晓庆笑着说:“直到现在,我所得知的家里情况是,成都的法官还没有到我们公司去。不过,我的两位北京律师早已经在公司等候成都法官们的到来。我相信成都法官会与我的律师按照国家法律,依照事实,处理好这件民事借款案子。我现在的态度是:如果是我亲自签名经手借人家的钱,我一定会连本带息一分钱也不少地还给人家。但我没有借钱,还啥子?我肯定不会还的。不过,现在我有责任催促下属公司有关负责人迅速与成都法官接触,把这件借款案子迅速解决。”

刘晓庆这么来判断北京强制执行的执法进程,显然是过分乐观了,虽然当日的《成都商报》已明文刊出:“一切准备就绪,今日上午,执行法官将直接到北京晓庆公司。按程序,法官会先与刘晓庆(或她的委托人)接触,督促立即履行债务。若仍然拒不履行,法官将使用包括‘查封其财产,冻结其账号,甚至搜查’等方式强制执行。”但直到她接受首席记者杜恩湖的采访,已是下午2时,法官并未上门强制执行,而这并不能显示出法官们将空走一趟北京,在强制执行中给刘晓庆网开一面。

自然,得知法官强制执行内情的《成都商报》,更加冲着刘晓庆不放了。他们从张世泉董事长打来的电话中,得知此案被执行人刘晓庆已在岷山饭店,记者白雪飞和摄影记者刘忠几人迅即赶来。

一见几个并不认识的人,进来直冲刘晓庆,陈峙兵几步上前,把来人拦在了门外,同时问:“你们想干什么?”



来人指指照相机说：“我们是《成都商报》的，来采访刘晓庆……”

原来是《成都商报》，陈峙兵一握拳，骨节咔咔作响。他忍了忍，放低嗓音：“你们来采访，事先没有预约，而且刘晓庆马上要去机场，这里还有事要说，没有时间接受你们的采访，你们看下一次行不行？”

来人听不进这些话，依然坚持：“那不行，我们现在要采访刘晓庆，我们就在这里采访她。”

怎么如此不听劝？陈峙兵有点火了，说话声大了起来：“刘晓庆刚从九寨沟回来，马上要去机场，上飞机回北京，剩下的一点时间要同早已约好的朋友谈事情，你们现在要采访，实在不妥。就是要采访，也得先让服务员进来讲一声，刘晓庆同意后再把你们请进来，不能几个人突然闯进来。”

听不清门外的动静，刘晓庆问了吕安珍一下，知道是怎么回事后说：“不是不让他们来采访，他们要采访可以来北京采访嘛，我在那里等他们来，时间会更多一些，免得匆匆忙忙的，也说不出什么。”

看看陈峙兵一个人挡不住自称为《成都商报》记者的几个人，刘晓庆又说了让记者去北京采访，吕安珍马上离开餐桌，出去解释：“《华西都市报》的记者杜恩湖正在这里采访刘晓庆，他是事先约好的，你们突然加进来，我们觉得不好。”

来人一听《华西都市报》的记者正在包间里，轻松地独自采访刘晓庆，似乎心态更加失衡，其中一人极为不满地说：“《华西都市报》的人可以采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采访？我们要采访刘晓庆，如果今天我们采访不到刘晓庆，回去就交不了差。”

一次采访，如此严峻！吕安珍当即还上一句：“你们硬要采访啊？那就没得这种书卖（没有这个道理）。看看陈峙兵紧攥的拳头，就要飞出去了，吕安珍深知他这个散打高手出拳的



后果，急忙把他拉开，稳了稳神向来人好言劝说：“你们事先没有预约，晓庆没有安排，《华西都市报》是预约了的，通过电话后晓庆答应了，他们报社的记者才过来。你们应当清楚，记者有采访的自由，作为一个公民也有不接受采访的自由，你们突然闯进来，硬要采访刘晓庆，这像什么话嘛！”

吕安珍、陈峙兵与自称《成都商报》记者的几个人来来回回地说着，已回到岷山饭店的张世泉董事长一见此状，满脸对记者的恼怒和无奈，以及对刘晓庆的为难和歉疚。看看时间已紧，得去机场了，他上前打开了包间的门，在前面引着向外走。

一见刘晓庆露面了，已经守候3个多小时的《成都商报》几位记者苦苦地追问：“你知道法院执行一事吗？你什么时候知道的？”见刘晓庆并不回话，他们又问：“你想对欠账一事说一点什么吗？”问话间，手拿照相机的记者凑到前面，频频按动快门，闪光刺得刘晓庆都睁不开眼睛。避了避，她极其按捺地说：“你们到北京来吧，我肯定接受你们的采访，现在我们要急着去机场，没时间了。”

刘晓庆说话间，吕安珍和刘晓红已坐上了张世泉董事长的大林肯，先去双流机场换登机牌，托运行李。而后，刘晓庆和伍卫国、杜恩湖进了陈峙兵开的桑塔纳，跟着去机场。

车上大街，吕安珍对张世泉董事长说：“今天这件事，你没处理好，本来记者采访是一件好事，但结果弄得晓庆非常为难……”正说着，吕安珍的手机响了，她看了看屏幕上的来电显示，对张世泉董事长说：“晓庆来的电话。”听了几句后，她接着告诉张世泉董事长：“晓庆说，让我告诉你，你这样做，把《成都商报》的记者引来了，他们可以给你100万元。”

这种局面，还能再说什么呢？车里的人不再吭声，一路沉闷。半个小时后，大林肯进了机场，吕安珍下车便看见刚才那些在岷山饭店出现的人，又赶到了候机大厅的门口，马上给刘